

名家手笔



作者简介：

曾高飞，1974年生，湖南衡阳祁东人，毕业于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长沙理工大学硕士生导师、资深媒体人、策划人、新媒体运营专家、著名财经作家、文学家，共发表文学、新闻和财经作品6000多篇，出版长篇小说《生如夏花》《红尘欲望》《手机江湖》，财经作品《决胜话语权》《财经风云》等十多种书籍，参与编剧电影《东方红一号》《山海经之九尾狐》、电视剧《一江明月碧琉璃》等。信奉“躺着思考，坐着写作，站着做人，跑着逐梦，坚持左手财经，右手文学，用作品说话”。即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散文集《每个人的故乡，都在流浪》，作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集《似水流年，家乡味道》、系列长篇小说《我们的70年代》第一部《挣扎的成长》、第二部《青春花开》等。

野炊

煎黄煎透的鱼散发出阵阵清香，弥漫了整个梨树林，林子里每个空气颗粒都是鱼香。闻着鱼香，小伙伴们停止了游戏，都围了过来，用鼻子使劲地吸着香气，口水直往下流。大胆的，出其不意，伸出沾满泥巴的手，伸进锅里，抓起一两条鱼，撒腿跑开了，弄得其他伙伴们意见很大。

题记

物质丰富了，味蕾就挑了，吃啥都不是滋味。小时候，只要有口吃的，不分酸甜苦辣咸麻涩，嚼起来都特别带劲，就像女儿吃巧克力。

过年，在家与童年伙伴一起聚餐。狗蛋（乳名）说：还记得我们小时候野炊么，那味道才是真的好，我以后再也没有吃到那么好的饭菜了。

狗蛋一说，我也有了这种感觉，其他几个伙伴也异口同声地附和。一席话，把我拉回到三十多年前的野炊。

人以类聚，被我们圈定的野炊对象，都是平时玩得来的，年龄在八九岁到十二三岁之间。

那时候，我们都在村中心小学读书，是单休，一周只休息一天。休息的这一天，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到处玩耍，尽情嬉戏，天不管地不管。最让我们乐此不疲，留连忘返的，就是野炊了。

由于吃不饱，也吃不好，我们只得变着法子，让自己吃饱点，吃好点。

野炊的地点选在村后山坡上的梨树林。梨树林离家有半公里路程，旁边也没有人家，算是人迹罕至，不易被外人干扰。因为是树林，柴薪可以就地取材，地上或者树上都有干枯的树枝，容易燃烧，正好用来生火。

树林里有空地，可以架灶，就餐。树林旁有土地，种有各种各样的青菜，还有地瓜、芋头、马铃薯，都是很好的天然食材。

野炊之前，都做了详细分工。有人拿锅，有人拿瓢，有人出米，有人出油，有人出盐，碗筷是各带的。

这些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捉鱼。鱼是野炊的当家主菜。江南的农村，其他荤菜没有，可有水的地方就有鱼，村前村后的池塘，村外的溪流、稻田，都是鱼儿繁衍生息的地方。只要肯花功夫，就能够满载而归。

捉鱼得靠本事，也很光荣，捉鱼的那对搭档，是什么都不用出的，但得保证捉到足够的鱼。我是一把捉鱼的好手，也喜欢让狗蛋跟着我打下手。我拿渔网，狗蛋拎桶，到池塘、溪流、稻田到处捕鱼。一个小时折腾下来，桶里面密密麻麻，大的小的挤在一起，嘴巴朝上呼吸着空气，小说也有两三斤，够我们痛痛快快地吃一餐了。

抓到的鱼，种类繁多，鲫鱼、鲤鱼、白条、黄鳝、泥鳅，啥都有；有时候也有没长大的草鱼、鲢鱼、鳙鱼。坦率地说，野炊的时候，我们倒不希望捉到大鱼，小鱼就够了。这么多种类的鱼，做的时候，没有分类，都是一锅炖的。

小伙伴们早就从家里拿齐了该拿的东西，在梨树林边玩边恭候了。看到我和狗蛋过来，都兴奋地围上来，看看有多少鱼。看到差不多半桶鱼，大家都很兴奋，欢呼雀跃，屁颠屁颠地做准备去了，有的拾柴，有的砌灶，有的架锅，有的淘米，有的生火，有的收拾鱼，有的到旁边菜地采摘辣椒、茄子、豆角、黄瓜、青葱。没有一个闲着，没有一个不积极主动。

那群伙伴中，算我的厨艺最好了，我成了理所当然的掌勺大厨，使唤着小伙伴做这做那，特别神气。

我的厨艺是从母亲那儿偷师过来的。母亲是全村公认饭菜做得最好的，村里的红白喜事，都请母亲做大厨。平时在家，母亲炒菜时，我就帮她添柴生火，耳濡目染，就得了真传。

受条件限制，野炊的时候，我们的菜做得比较单一，煎好鱼，青椒、茄子、豆角、黄瓜都一锅炖了，有多少放多少。所以，主要是煎鱼。只要鱼煎好

了，味道就出来了。

煎鱼最耗油。估计出油的那个伙伴，把家里那罐油的一半偷偷拿了出来。架上锅，生起火，锅底水分蒸干后，把油全部倒进锅里，等油沸腾了，把鱼放进锅里。大鱼要一条条放，先放，放在锅中间，以便煎透；剩下的小鱼一次性全倒进去就可以了。等鱼的一边煎黄了，再把鱼翻过来，煎另一边。

煎黄煎透的鱼散发出阵阵清香，弥漫了整个梨树林，林子里每个空气颗粒都是鱼香。闻着鱼香，小伙伴们停止了游戏，都围了过来，用鼻子使劲地吸着香气，口水直往下流。大胆的，出其不意，伸出沾满泥巴的手，伸进锅里，抓起一两条鱼，撒腿跑开了，弄得其他伙伴们意见很大。

鱼煎好后，就可以放水了。水放得有点多，放完水，锅都快满了。水开后，一锅乳白的汤在沸腾翻滚。三五分钟后，把辣椒、茄子、黄瓜、豆角等一古脑儿倒进去，再炖上七八分钟，再放盐，放佐料，放青葱，过一两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之所以把青菜一古脑儿放进去，与鱼一锅炖，是因为分开来做，条件不具备，也很麻烦。一锅炖，挺好的，每样青菜都浸透了煎鱼的味道，都是难得的美味儿。

饭有时候可能不够吃，也有时候没煮熟，夹生，但都没关系，大家都不计较。饭菜汤一起，每个小朋友都能装上满满一碗，至少可以吃个半饱了，加上回去家里那一顿，就可以难得地饱一回了。

当然，要在野炊时候吃饱，也是可以的，有两个解决方案，一是锅里留点汤，到旁边菜地，摘来青菜，不断地丢进锅里，这有点类似于我们吃火锅，不断涮青菜；一是挖些芋头、地瓜、马铃薯来，丢进柴灰里煨着，十来分钟后就可以吃了。煨出来的芋头、地瓜、马铃薯，香气扑鼻，不用放油盐，味道也是出奇的好。

吃完后，我们都有了一张五花脸，白一块，黑一块，像极了小人书中的张飞或李逵。这张脸也向父母告了密，把我们揭发了，结果难免被臭骂一顿，甚至挨一顿揍。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被父母揍。被父母揍的，往往是偷油和偷米的那两个人。米和油是过日子最重的的两样东西，那时候都没有多余的，都是勒紧裤带过日子。野炊煎一次鱼需要的油，可能是一家两三天要用的量。一看油罐，父母就清楚了。野炊需要的米，也是够多的，十多个小朋友，少说也得拎出来三四斤来。储米桶少了三四斤米，也一目了然了。这三四斤米，也是够一家人吃一两天了，都让父母格外心疼。

但打骂都挡不住我们对野炊的向往。一两个周末过后，我们又好了伤疤忘了疼，开始新的一次野炊了。当然，谁出油，谁出米，都是轮流来的，不能让某一两个伙伴老是挨打挨骂，得有乐同享，有难同当。

上初中后，算是懂事了，就没有跟着伙伴们野炊了。但那个野炊的习惯还是被村里那群后浪传承了下来。不过，现在肯定是没有了，因为现在的孩子根本就不用饿肚皮。

在大学，我们班也组织过一次野炊。班上男女同学搭配，分成了四组。我们是组的大厨。其他组的菜都做得不好，难以下咽。只有我们组，味道很不错。男生马虎，喝着啤酒，即使难以下咽的菜最后也被消灭了。女生嘴挑，都跑到我们组来吃，边吃边给我点赞。这给我在女生中加分不少，但那时候我表面谦和，内心猖狂，我们班的女生，我好像一个也没看上。

从小时候野炊掌勺开始，我就喜欢上了做菜，觉得菜做得好，既可以让别人过得幸福，也可以让别人过得幸福，这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吹，现在做家常菜，一般的饭馆大厨还达不到我的水平。

民间采风

再现鸟啼

胡绵蛟

1993年夏，在八大公山自然保护区天平山参加会议，见到成群的乌鸦，闲适安逸地啼叫，已多年不见的场景再现，甚感惊奇。

调入保护区工作后，对乌鸦已是司空见惯。虽然它们排不上保护等级，但我们仍把它们视同黑熊、红腹角雉，珙桐和红豆杉等的一禽一兽，一草一木一样为区中至宝。有了它们的存在更添了生物多样性的类别，丰富了物种基因库的内涵。如今在低海拔的老家周围又再现成群结对的乌鸦，叫声悠扬，不像儿时所听到那种恐怖而又哀怨的啼叫声。

乌鸦是雀形目鸦科黑色鸟类，大多为通体一色黑。常结群营巢，并在秋冬季节混群游荡。乌鸦有较高的智力，会进行社会性活动，属杂食性动物，很多种类喜食腐肉，常常取食小型脊椎动物、蝗虫、蝼蛄、金龟甲以及蛾类幼虫，有益于农耕。因喜食腐肉和啄食农业垃圾，能消除动物尸体等对环境的污染，充当了大自然的清洁工。

万物皆有灵，大自然是通人性的，它与我们一样承受天地间的悲

欢离合、风霜雨雪和阴晴圆缺。美学家朱光潜曾说过：人之中有自然的影响，自然也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这就是人化的自然。乌鸦，为一种灵性之鸟，一般性格凶悍，富于侵略习性。有抖音曾爆料，一群睿智灵巧的乌鸦将一只硕大的雄鹰啄的头破血流，赶出它们的领空。

俗话说“神斑鸠鬼佬哇（乌鸦）”。乌鸦鬼在它的机警上，它们会在高空中布兵侦察，俯视大地上的一切，一旦有异样，就会连续发出急骤而恐惧的“哇哇哇”叫声，鸦群会异口同声的传递警觉的信息。它们会据不同的状况，叫出别样的声音。若乌鸦叫得凶时，大人会告诉孩子们注意安全，

乌鸦叫，灾星到。由此，人们会错误地对乌鸦产生了厌恶感，觉得没有它们还清静些，也省去了农作物的减损和生活里的担惊受怕。

其实，很多灾难都是人们自己酿成的，不因乌鸦叫得凶而生灾。大炼钢铁时，因毁林烧炭，倒了乌鸦的巢穴，它们歇斯底里的叫过；跨纲要时，刀耕火种，搞得野生动

物无处藏身，它们哀鸣过；使用“敌敌畏”“六六粉”等一些剧毒农药和无机化肥，食物链遭遇无情的破坏，它们失望过；诡异奇特的吃货们，不放过天上飞的、地上跑的任何动物，过度的杀戮，部分飞禽走兽濒临灭绝，它们死里逃生过。正如古人所言：“人在做，天在看，头顶三尺有神灵。”这许多的不义之举，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这些年频发的疫情、蝗虫的爆发、灾难的肆虐，即将被海水吞噬的海滨城市。如此种种实例，无不警示人类要保持理性。

乌鸦这些“神灵之物”，有它的生存之道，它们群起而攻之能打败老鹰，却没有老虎那么凶残，也没有大象的洪荒之力，战胜不了自认为能主宰万物的精灵，只能伤心地远走高飞，逃生在人烟罕至之地。在桑植，它们选择了栖息在八大公山原始森林。

民众大彻大悟地意识到人类想完成自我拯救，首先得有一颗生而为他的同理心，留好天地，天地宽远才能挥洒自如。旷达者把时间延长，将因果祸福合在一起再现，才

可以看到一般人见不到的景象。觉悟的人们感受到真正的幸福，其实不是得到，而是一种平衡感，细水长流的幸福才长久，水到渠成的幸福才安稳。消费未必就不是浪费，不能无休止的掠取，不随波逐流，这才活在了人生的高地。试想没有了绿水青山，闻不到鸟语，嗅不到花香，子孙后代们要想欣赏珍稀动植物，只能在音像资料中寻找，人们的幸福指数那将会大打折扣。国家出台的保护动植物的法律法规，实施的铁腕治理，拯救了濒危物种，维护了生物多样性，保住了东北虎、藏羚羊、丹顶鹤、大熊猫、金丝猴、中华鲟等珍稀动植物。

只有让山青水碧、天蓝气爽为常态，纠正人们的牢笼坏习惯，像乌鸦、鹤鸟、斑鸠等飞禽走兽们才可能大胆地迁徙到人居的周围，享受人们的呵护，尽情地用它们清脆的歌喉叫出幸福欢歌，唱响美丽的家园。

正如先人提醒“人随物安定，物随人长久”。只有万物相生，和谐共处，方为上善。



金秋 李昊天 摄

古风新韵

向钦诗词

桑植民歌

马桑树下吹兰叶，要姐同蹬九岭坡。
举案香茶恭贵客，裁秧锣鼓震清波。
棒捶岩板鹃桃艳，藤绕松柯雀燕和。
澧水桑峰多韵味，田头地里尽山歌。

温泊

灵活芦草柔如毯，翡翠池边钓鲫鱼。
玉树琼花寒冻冽，温泊碧水绿茵芳。
林中曲径悠悠绕，湖上游轮啸笛声。
碎屑泥灰肥古木，缠绵鹊鸟傲天聊。

腾辉锡勒

夏日雨殷滋万物，花繁草茂杜鹃芳。
蒙民宴客肥羊腿，篝火欢歌美酒觞。
牧女弹琴阴岭舞，敲包幽会意情长。
扬鞭策马由驰骋，毡帐洁白奶茶香。

老道湾

顶空玻栈凌绝壁，老道延伏伴雅溪。
流瀑纵崖跌陡涧，狭窗攀隘蹬旋梯。
花繁叶茂蜂蝶舞，柯盛藤荣鹊鸟鸣。
小树屋巢装岭岗，凉风净水爽心脾。

金鞭溪

秦鞭掷地成绝嶂，倒竖西闺射吴镝。
翠筱青松涂黛绿，夜莺喜鹊唱祥祺。
灵猴逗客藤柯越，流瀑跌潭浪水激。
游旅闲玩天下友，舞鞭跃索戏清溪。

开封府

盘龙虎潜衙署，才子登科入桂籍。
凜肃铜铡寇畏，高悬明镜拯公卿。
秋临京汴开霜蕊，府屹中原若玮琪。
煜耀戒石宫院立，为民勤政昊天期。

清明上河园

上河美画图更景，远故择端显笑颜。
翠柳虹桥增煜彩，花瓷绸缎绘青蓝。
茶坊酒肆忙商贾，碧水波涛荡舶船。
迤逦榭台观日月，迎宾演唱绎昨天。

可可托海

秋风卷起鹅毛雪，不掩江皋桦叶黄。
泰岭峠巍毡帐傲，额河纵宕冷杉昂。
游男策马温甜梦，牧女扬鞭予爱郎。
神峠钟声飞草海，大鹰展翅越山冈。

喀纳斯

日影雪岭银光闪，土润阳和古木荣。
激浪击石珠玉溅，柔风染叶湛湖澄。
水殷草茂牛羊壮，山峻天辽寨宇清。
鹿跨小桥横凛冽，刷新图瓦彩霞融。

准噶尔

狂风怒号雕戈壁，百态千姿彩景生。
机採棉花银海骋，械磕油气褐田盈。
草原快马驰威猛，果苑繁藤现盛荣。
把剑扶犁维稳定，妍葵向日绽金屏。

天山

雪岭琼浆浇沃域，瑶池碧浪荡天峦。
高峰不拒青蓝色，低水能碧黛绿颜。
火焰山旁论奘道，坎儿井下说泉源。
强阳瓜果甜如蜜，策马征途奋举鞭。



乌镇

米八窄巷穿乌栅，丈二薄岩架小桥。
染店深陈飘彩缎，楼阁典雅枕清涛。
雄鸡子夜鸣环宇，巨匠铺书育俊娇。
老酒浓香来客醉，轻舟逐浪柳枝燎。

龙门石窟

大禹凿石开洛水，鲤鱼打挺阅伊腾。
刻佛镌像岩崖傲，迎雪流风妩媚生。
香火炽盛山寺旺，法音缭绕客人兴。
陵园青谷夹诗道，少傅清洁万古铭。

嵩山少林

造极少室登封顶，栎叶金黄草木荣。
文帝敕令修禅院，康熙赐墨耀门庭。
神光断臂求功艺，僧侣戎敌尽赤诚。
翠柏苍松荫寺殿，弘扬国粹现精英。

红土地

寒舍英雄见少年，玉泉秣马聘峦川。
峻山陡壁驮盐道，疾浪悬崖锁隘关。
切菜快刀劈旧府，猪狼利刺捺昏官。
南昌起义枪炮响，澧水冲腾理想坚。
赤溪设堑歼西匪，任贺挥师汇贵边。
闪闪镰锤痛蜀鄂，铮铮枪炮响湘黔。
链封龙寨飞捷报，鏖战陈桃灭恶顽。
撼败彬军碉垒毁，擒拿振汉凯歌传。
闪灼北斗识方向，勇猛雄师指塔山。
生死离别桑树垭，艰难征战陕宁甘。
他乡壮士埋忠骨，故里红姑倚草庵。
英烈满门为华夏，俊杰鲜血染田园。
剑挥晋冀逐贼寇，镇坐云川建政权。
体育奠基成果累，五星招展朗峰巅。
互逢独木惊疾胜，相遇狭娇勇悍旋。
元帅铁盔峻峻峰，青山绿水祭雄男。